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七十五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七十七

北史八十九

藝術上

晁崇 張淵

殷紹 王早

耿元 劉靈助 沙門靈遠

李興順　檀特師　由吾道榮

顔惡頭　王春

信都芳　許遵　麴紹

吳遵世　趙輔和

皇甫玉　解法選

魏寧　綦毋懷文

張子信　陸法和

蔣昇　强練

庾質　盧太翼

耿詢　來和

蕭吉　楊伯醜

臨孝恭　劉祐

張胄元

題藝術

夫陰陽以正時日順氣序卜筮以決嫌疑定猶豫醫巫以禦祆邪養性命音律以和人神節哀樂相術以辨貴

賤明分理技巧以利器用濟艱難此皆聖人無心因人設教救恤災患禁止淫邪自三五哲王所由來久矣昔之言陰陽者則有箕子裨竈梓慎子韋曉音律者則師曠師摯伯牙杜夔叙卜筮則史扁史蘇嚴君平司馬季主論相術則内史叔服姑布子卿唐舉許負語醫巫則文摯扁鵲季咸華佗其巧思則奚仲墨翟張平子馬德衡凡此諸君莫不探靈入妙理洞精微或宏道濟時或隱身利物深不可測固無得而稱矣近古涉斯術者多

肆淫僻厚誣天道或變亂陰陽曲成君欲或假托神怪
熒惑人心遂令時俗妖訛不獲返其真性身罹災毒莫
得壽終而死藝成而下意在茲乎歷觀經史百家之言
無不存夫藝術或敘其玄妙或記其迂誕非徒用廣異
聞將以明乎勸戒是以後來作者咸相祖述自魏至隋
年移四代遊心藝術亦為多矣在魏則叙晁崇張淵殷
紹王早耿元劉靈助江式周澹李脩徐謇王顯崔彧蔣
少遊為術藝傳在齊則有由吾道榮王春信都芳宋景

業許遵吳遵世趙輔和皇甫玉解法選魏寧綦母懷文張子信馬嗣明為方伎傳在周則有冀儁蔣昇姚僧垣黎景熙趙文深褚該強練為藝術傳在隋則有庾季才盧太翼耿詢韋鼎來和蕭吉張胄元許智藏萬寶常為藝術傳今檢江式崔彧冀儁黎景熙趙文深各編列別傳又檢得沙門靈遠李順興檀特師顏惡頭并以陸法和徐之才何稠附此篇以備術藝傳前代著述皆混而書之但道苟不同則其流異今各因其事以類區分先

載天文數術次載醫方伎巧云
晁崇字子業遼東襄平人善天文術數爲後燕慕容垂
太史郎從慕容寶敗於參合爲道武所獲愛其伎術優
待之從平中原拜太史令詔崇造渾儀遷中書侍郎令
如故天興五年月暈左角崇奏占爲角蟲將死帝克姚
平於柴壁以崇言有徵遂命諸軍焚車而反牛果大疫
輿駕所乘巨犗數百頭亦同日斃路側自餘首尾相繼
是歲天下牛死十七八麋鹿亦多死崇弟懿明辨才不

及崇以善北人語為黄門侍郎懿好矜容儀被服僭度言音類帝左右每聞其聲莫不驚悚帝知而惡之後其家奴告崇懿叛招引姚興及與寇平陽帝以奴言為實執崇兄弟並賜死

張淵不知何許人明占候自云嘗事秦苻堅堅欲征晉淵勸不行堅不從果敗又仕後秦姚興為靈臺令姚泓滅入夏赫連昌昌從以淵及徐辯對為太史令統萬平淵辯俱見獲以淵為太史令神䴥二年將討柔然淵辯

皆謂不宜行與崔浩爭於太武前淵專守常占不能鈎深賾遠故不及浩後為驃騎軍謀祭酒著觀象賦其言星文甚備文多不載

今錄魏書所載序曰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又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三極雖殊妙本同一尋其應感之符測乎冥通之數天人之際見矣夫機象冥緬至理幽元然目閲羣宿能不歌吟是時也歲次析木之津日在翼星之分閶闔

晨鼓而蕭瑟流火夕曛以摧頹游氣渺其高褰辰宿煥焉華布覩時逝懷川上之感步秋林同宋生之戚歎巨艱之未終抱殷憂而不寐遂彷徨於窮谷之中杖策陟神岩之側乃仰觀太虛縱目遠覽吟嘯之頃懍然增懷不覺至理拔自近情遂援筆為賦云

又明元時有容城令徐路善占候坐繫冀州獄別駕崔隆宗就禁慰問之路曰昨夜驛馬星流計赦須臾應至隆宗先信之遂遣人出城往候俄赦至又孫僧化東莞

人識星分案天占以言災異時有所中普泰中爾朱兆惡其多言遂縶於廷尉免官永熙中孝武召僧化與中散大夫孫安都共撰兵法未就而帝入關遂罷元象中卒於晉陽

殷紹長樂人少聰明達於九章七曜太武時為筭生博士給事東宮西曹太安四年上四序堪輿表曰臣於姚氏時行學伊川遇遊遁大儒成公興從求九章要術興字廣明自云膠東人山居隱跡希在人間與將臣到陽

翟九崖岩沙門釋曇影間與即北還臣獨留居依止影所求請九章影復將臣向長廣東山就道人法穆法穆時共影為臣開述九章數家雜要復以先師和公所注黃帝四序經文三十六卷合三百二十四章專說天地陰陽之本其第一孟序九卷八十一章說陰陽配合之原第二仲序九卷八十一章解四時氣王休殺吉凶第三叔序九卷八十一章明日月辰星交會相生為表裏第四季序九卷八十一章具釋六甲刑禍福德以此經

文傳授於臣山神禁嚴不得賫出尋究經年粗舉綱要
山居嶮難無以自供不堪窘迫心生懈怠以甲寅之年
日維鶉火感物懷歸自爾至今二十五載臣前在東宮
以狀奏聞奉被景穆皇帝敕臣撰録集其要最仰奉明
旨謹審先所見四序經文抄撮要略當世所須吉凶舉
動集成一卷上至天子下及庶人貴賤等級尊卑差別
吉凶所用罔不畢備未及内呈先帝晏駕依先撰録謹
以上聞其四序堪輿遂大行於世

王早勃海南皮人明陰陽九宮及兵法善風角明元時以喪亂後多相殺害有人詣早求問勝術早為設法令各無咎州里稱之時有東莞鄭氏執得讎人趙氏尅明晨會宗族當就墓所刑之趙氏求救於早早為占候并授以一符曰君今且還選取七人令一人為行主者佩此符於雞鳴時伏在仇家宅東南二里平旦當有十人相隨向西北行中有二人乘黑牛一黑牛最在前一黑牛應第七但捉取第七者將還事必無他趙氏從之果

如其言乃是鄭氏五男丈也諸子並為其族所宗敬故和解二家趙氏竟免早與客清晨立門內遇有卒風振樹早語客曰依法當有千里外急使日中時有兩馬一白一赤從西南來至即逼我行不聽與妻子别語訖便入召家人鄰里辭别仍沐浴帶書囊日中出門候使如期果有馬一白一赤從州而至即促早上馬遂詣行宫時太武圖涼州未拔故許彥薦之早彥師也及至詔問何時當克此城早對曰陛下但移據西北角三日內必

克帝從之如期而尅駕還都久不雨帝問旱早曰今日申時必大雨比至未猶無片雲帝召旱詰之旱曰願更少時至申雲四合果大雨旱苦以辭疾乞歸鄉里詔許之遂終於家或言許彥以其術勝恐終妨已故譖令歸也

耿元鉅鹿宋子人善卜占有客叩門元在室已知其姓字并所賫持及來問之意所卜筮十中八九别有林占時或傳之而性不和俗時有王公欲求其筮者元鉅不

許每云今既貴矣何所求而復卜欲望意外乎代京法禁嚴切王公聞之莫不驚悚而退故元多見憎忿不為貴勝所親官止鉅鹿太守

劉靈助燕郡人師事范陽劉弁而粗踈無賴或時負販或復劫盜賣術於市後事爾朱榮榮信卜筮靈助所占屢中遂被親待為榮府功曹參軍建義初榮於河陰害王公卿士時奉車都尉盧道虔兄弟亦相率朝行宮靈助以其州里衞護之由是朝士與諸盧相隨免害者數

十人榮入京超拜光禄大夫從上黨王元天穆討邢杲北海王顥入洛天穆度河會榮於太行及將攻河内令靈助筮之靈助曰未時必克時已向中士衆疲怠靈助曰時將至矣榮鼓之便克及至北中榮攻城不獲以時盛暑議欲且還待秋孝莊詔靈助筮之靈助曰必破賊詔曰何日曰十八九間果如言駕還宫爵燕郡公尋兼尚書左僕射慰勞幽州流民於濮陽頓邱因率民北還與都督侯淵等討葛榮餘黨韓婁滅之于薊仍釐州務

又為幽并營安四州行臺靈助本寒微一朝至此自謂方術堪能動衆又以爾朱有誅滅之兆遂自號燕王大行臺為孝莊舉義兵馴養大鳥稱為己瑞妄稱圖讖言劉氏當立又云欲知避世入烏村遂刻氈為人象書桃木為符書作詭道厭祝法民多信之時西河人紇豆陵步藩舉兵逼晉陽爾朱兆頻戰不利故靈助唱言爾朱自滅不須我兵由是幽瀛滄冀民悉從之從之者夜舉火為號不舉火者諸村共屠之普泰元年率衆至博陵

安國城與叱列延慶侯淵爾朱羽生等戰戰敗被擒斬於定州傳首洛陽支分其體初靈助每云三月末我必入定州爾朱亦必滅及將戰靈助自筮卦不吉以手折蓍棄之地云此何知尋見擒果以三月入定州而齊神武以明年閏三月滅兆等於韓陵山永熙二年贈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謚曰恭時又有沙門靈遠不知何許人有道術嘗言爾朱榮成敗預知其時又言代魏者齊葛榮聞之故自號齊及齊神武至信都

靈遠與勃海李嵩來謁神武待靈遠以殊禮問其天文人事對曰齊當興東海出天子今王據勃海是齊地又太白與月並宜速用兵遲則不吉靈遠後罷道姓荊字次德求之不知所在

逸史曰後魏之季王彥問闞朗以百年之數筮得夬之革捨蓍嘆曰當今大運從甲申至戊申天下當大亂禍始宮掖有藩臣柄政世伏其強臣主俱屠當有二雄舉而中原分不競德競權則舊者先亡辛丑歲

當有恭儉之主起布衣而并六合必在西北夫平大亂必以武定北用武之國也巳酉歲江東其危乎晚有桀紂之主出天下復亂矣巳後魏之亂果自胡后始爾朱榮敗高歡宇文泰分霸隋平陳六合并矣煬帝之世天下復大亂皆如占

李順興京兆杜陵人年十餘乍愚乍智時莫識之其言未來事時有中者盛冬單布衣跣行冰上入浴略不患寒家嘗為齋方食器用不周順興言昆明池中有大荷

葉可取盛餅食其所居去池十數里日不移影順興負
葉而歸足猶泥舉坐驚異後稍出城市常冠道士冠人
有憶者不過數日輒至其家號李練好飲酒但不至醉
貴賤並敬之得人所施輒散貧人蕭寶夤反召順興問
曰朕王可幾年對曰為天子自有百年者十年者一年
者百日者事由可知及寶夤敗裁百日也有侯終德者
寶夤之黨寶夤敗後收集反者順興稱其必敗德乃棒
殺順興置城隍中須之起活如初後賀拔岳北征順興

與魏收書上為毛鴻賓等九人姓名者悉得放還

語意不明當覓他書正之

順與從後提一河東酒瓻以繩繫之於城巷牽行俄蒲

坂降

廣古今五行記曰齊神武與軍數十萬次沙苑周文

地狹兵少懼不當敵須史順與至周文問之直云黃

犬逐黑犬急走出筋斗一个出筋斗黃犬夾尾走語

訖便去時東軍旗幟服色尚黃西軍尚黑果大敗東

軍

又無何至太傅梁覽家庭中卧以布衫倒覆身上後覽

與趙青雀反通使東魏事泄被誅覽以衣倒覆果如順

興之形周文嘗至温泉順興乞温泉東間驪山下二畝

地周文曰用此何為對曰有用未幾至温湯遇患卒於

其間初大統十三年順興謂周文曰可於沙苑北作一

老君象面向北作笑狀周文曰何為答曰令笑破柔然

時甚惑未解其意及柔然國滅周文憶語遂作順興象

於老君側

檀特師名惠豐不知何處人飲酒噉肉語嘿無常逆論來事後皆如言初居涼州宇文仲和為刺史邀至州內歷觀廐庫乃云何意畜他官馬官物仲和怒不聽居涼州未幾仲和拒不受代朝廷令獨孤信擒之仲和死資財沒官周文遣書召之檀特發至岐州會齊神武來寇玉壁檀特曰狗豈能至龍門也神武果不至龍門而還侯景未叛東魏前忽捉一杖杖頭刻獼猴令其面常向

西日夜弄之又索一角弓牽挽之俄景啓降尋復背叛至大統十七年春初忽著一布帽周文左右驚問之檀特曰汝亦著王亦著也至三月魏文帝崩復取一白絹帽著之左右復問之檀特云汝亦著王亦著也未幾丞相夫人薨後又著白絹帽左右復問之云汝亦著王亦著也尋丞相第二兒武邑公薨其多驗如此俄疾卒

由吾道榮琅琊沐陽人少為道士入長白山太山又遊燕趙間聞晉陽有人大明法術乃尋之是人為人家傭

力無名者久求訪始得道家符水禁呪陰陽歴數天文藥性無不通解以道榮好尚乃悉授之歲餘是人謂榮曰我本恒岳仙人有少罪過為天官所謫今限滿將歸卿宜送吾至汾水及至汾水遇水暴長橋壊舟渡艱難是人乃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便絶俄頃水積將至天是人徐自沙石上渡惟道榮見其如是傍人皆不見但見水長浮過共驚異之如此法道榮所不得也道榮仍歸本郡隱琅琊中辟穀餌松朮茯苓求長生之秘

又善洞視蕭軌等敗於江南之日道榮言之如見後鄉人從役得歸者勘問敗時形勢與所說符同尋為文宣追往晉陽道榮恒野宿不入逆旅至遼陽山中夜馬驚有猛虎去馬十餘步所追人及防者並驚怖將走道榮徐以杖畫地遂成火坑虎遽走道榮至晉陽文宣見之甚悅後歸鄉里隋開皇初備禮徵辟授上儀同三司諫議大夫從晉王廣平陳還苦辭歸至鄉卒年八十五又有張遠遊者文宣時令與諸術士合九轉金丹及成帝

置之玉匣云我貪人間作樂不能飛上天待臨死時取服

顔惡頭章武郡人妙於易筮遊州市覩卜有婦人負囊粟來卜歷七人皆不中而強索其粟惡頭尤之卜者曰君若能中何不為卜惡頭因筮之曰登高臨下水洞洞惟聞人聲不見形婦人曰妊身七月矣向井上汲水忽聞胎聲故卜惡頭曰吉十月三十日生果如言後詣卜者乃驚服曰是顔生邪相與具羊酒謝焉有人以三月

十三日詣惡頭求卜遇兌之履惡頭占曰君卜父父已亡當上天聞哭聲忽復蘇而有言其人父臥疾三年矣昨日雞鳴時氣盡舉家大哭父忽驚寤云我死有三天人來迎欲升天聞哭聲遂墜地惡頭曰更三日當永去果如言人問其故惡頭曰兌上天下土是今日庚辛本宮火故知卜父今三月土入墓又見宗廟爻發故知死變見生氣故知蘇兌為口主音聲故知哭兌變為乾乾天也故升天兌為言故父言故知有言未化入戍為土

三月土墓戌又是本宮鬼墓未後三日至戌故知三日復死惡頭又語人曰長樂王某年某月某日當為天子時有人姓張聞其言數以寶物獻王預乞東益州刺史及期王果為天子即孝莊也擢張用之惡頭自言厄在彭城後遊東都逢彭城王爾朱仲遠將禦齊神武於鄴召惡頭令筮惡頭野生不知避忌高聲言曰大惡仲遠怒其沮衆斬之

王春河東安邑人少精易占明陰陽風角齊神武引為

館客韓陵之戰四面受敵從寅至午三合三離將士皆懼神武將退軍春叩馬諫曰比至未時必當大捷遂縛其子詣軍門為質若不勝請斬之賊果大敗後征討恒從令占卜言多中位東徐州刺史卒贈泰州刺史

信都芳字玉琳河間人少明筭術兼有巧思每精心研究或墜坑坎常語人曰筭歷玄妙機巧精微我每一沉思雖雷霆聲不聞其用心如此後為安豐王元延明召入賓館有江南人祖暅者先於邊境被獲舊明筭歷而

不為延明所待芳諫乃禮遇之暱後還留諸法授芳彌復精密延明家有羣書欲抄集五經筭事為五經宗及古今樂事為樂　又聚渾天攲器地動銅烏漏刻候風諸巧事并圖畫為之器凖並令芳筭之會延明奔梁芳仍自撰注後隱於并州樂平之東山太守慕容保樂聞而召之保樂弟紹宗因薦於齊神武為館客授中外府田曹參軍芳性清儉質樸不與物和紹宗給其羸馬不肯乘騎夜遣婢侍試之芳忿呼毆擊不聽近已狷介自

守無求於物後亦注重差勾股復撰史宗芳精專不已
又多所關涉丞相倉曹祖珽謂芳曰律管吹灰術甚微
妙絕來既久吾思所不至卿試思之芳留意十數日便
報珽云吾得之矣然終須河內葭莩灰珽對試之無驗
後得河內灰用其術應節便飛餘灰即不動也為時所
重竟不行用故此法遂絕又著樂書遁甲經四術周髀
宗其序曰漢成帝時學者問蓋天揚雄曰蓋哉未幾也
問渾天曰洛下閎為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

乎莫之息矣此言葢差而渾密也葢器測影而造用之日久不同於祖故云未幾也渾器量天而作乾坤大象隱見難變故云幾也是時太史令尹咸窮研晷葢易古周法雄乃見之以為難也自昔周公定影王城至漢朝葢器一改焉渾天覆觀以靈憲為文葢天仰觀以周髀為法覆仰雖殊大歸是一古之人制者所表天効玄象芳以渾筭精微術機萬首故約本為之省要凡述二篇合六法名四術周髀宗又上黨李業興撰新歷自以為

長於趙歐何承天祖沖之三家芳難業興五事芳又私撰歴書名曰靈憲歴筭月有頻大頻小食必以朔證據甚甄明每云何承天亦為此法而不能精靈憲若成必當百代無異議者書未成而卒

許遵高陽新城人明易善筮兼曉天文風角占相逆刺其驗若神齊神武引為館客自言禄命不富貴不横死是以任性疎誕多所犯忤神武多容借之邙陰之役遵謂李業興曰賊為水陳我為火陳水勝火我必敗果如

其言清河王岳以遵為開府記室岳後將救江陵遵曰此行必致後凶宜辭疾勿去岳曰勢不免去正當與君同行遵曰遵好與生人相隨不欲與死人同路岳强給其馬以行至都岳尋喪三臺初成文宣宴會尚書以上三日不出時遵妻季氏憂之以問遵遵曰明日當得三百匹絹季氏曰若然當奉三束遵曰不滿十匹既而皆如言文宣無道日甚遵語人曰多折筭來吾筮此狂夫何時得死於是布筭滿床大言曰不出冬初我乃不見

文宣以十月崩遵以九月死

時有僧稠決文宣及已死期與遵同故附　高僧傳曰僧稠癭陶人少出家無所得忽遇一僧若勸脩禪遂住嵩岳寺寺僧有百人泉水僅足忽見婦人弊衣抶帚却坐堦上聽僧誦經衆不測爲神人訶遣之婦以足塌泉水立竭身亦不現稠三呼優婆夷乃出謂之曰衆僧行道宜加擁護婦以足撥故泉水即上涌後詣懷州王屋山聞兩虎交鬭乃以杖中解各散去

時忽有仙經二卷在榻稠曰我修佛道豈慕長生言
已須臾自失移懐州馬頭山魏孝明前後三召乞在
山修道許之乃就山送供孝武永熙初復召不出亦
為立禪室谷中集徒供養又北轉常山燕趙之境道
味通被畧無血食復從林慮山從者數千人齊文宣
惡其惑衆自領驍勇數萬騎往討之將加白刄稠自
率衆僧徒迎候谷口文宣問曰何遽來此稠曰陛下
將殺貧僧恐血汚伽藍故至谷口迎候文宣大驚降

階禮侯天保二年下詔迎赴鄴初力辭苦請方允即日拂衣將出山闕雨岫忽然驚震有聲悲切禽獸駭擾飛走如是三日稠顧曰慕道懷仁觸類斯在及至文宣躬出郊迎之扶接入禁內從受菩薩戒因此斷禁酒肉放捨鷹鷂去官畋漁又斷境內屠殺敕民齊戒官園私菜葷辛悉除後以道化須布思還本住敕於鄴城西南龍山之陽為構精舍名雲門寺俾稠居之以國儲分為三一供國一自用一禮三寶由此錢

絹被褥接軫登山令置庫於寺貯之稠以佛在修心財利動俗事乖道化乃致書辭之帝不從爾後詔書手勑頻至輙情歸向或時往叅覲稠宴坐小房通不迎送一日帝問稠曰弟子前身曾作何等答曰前作羅剎王今猶好殺因令帝自視影如羅剎像每年元日嘗問一歲吉凶至天保十年答曰今年不能好帝不悅復問師何如答曰貧僧亦不久至十月帝崩明年夏初稠亦卒　愚按佛圖澄能止石虎之虐而僧

稠不能挽高洋之暴然其人故不凡因録之

子暉亦學術數遵謂曰汝聰明不及我不勞多學惟授以婦人産法預言男女及産日無不中武成時以此數獲賞又有滎陽麹紹亦善占侯景欲試之使與郭生俱卜二伏牛何者先起卜得火兆郭生曰赤牛先起紹曰青牛先起景問其故郭生曰火赤色故知赤牛先起紹曰火將然煙先起煙上色青故知青牛起既如紹言

吳遵世字季緒勃海人少學易入恒山忽見一老翁授

之開心符遵世跪水呑之遂明占卜後出遊京洛以卜筮知名魏孝武將即位使筮遇否之萃曰先否後喜帝曰喜在何時遵曰剛決柔則春末夏初也又筮遇明夷之貢曰初登於天後入於地若能敬始慎終不失法度無憂入地矣

北齊書載遵言曰初登於天當作天子後入於地不得久也

終如其言後齊文襄引為大將軍府墨曹參軍從遊東

山有雲起恐雨廢射戲使筮遇剥李業興云坤下艮上剥艮為山山出雲故知有雨遵世云坤為地土制水故知無雨文襄使崔暹書之云遵世若中賞絹十匹不中罰杖十業興若中無賞不中罰杖十業興曰均一中也何獨無賞文襄曰遵世中會我意故賞之耳須臾雲散二人各受賞罰皇建中武成以丞相守鄴自致猜疑自懷憂懼謀起兵每宿輙令遵世筮遵世云自有大慶由是不決俄趙郡王叡等奉太后令以遺詔追武成更令

筮之遵世云比已作十餘卦其占為有天下之徵及即位除中書舍人固辭老疾授中散大夫和士開封王妻元氏無子以側室長孫為妃令遵世筮遵世云此卦偶與占同乃出其占書云元氏無子長孫為妃士開喜於妙中於是起舞而舞遵世著易林雜占百餘卷後預尉遲迥起義遂死之

趙輔和清郡臨漳人少以明易善筮為齊神武館客神武殂於晉陽葬有日矣文襄令文宣與吳遵世等擇地

頻卜不吉又至一所筮遇革咸云凶輔和年少最在衆人後進云革卦於它人皆凶唯王家用之大吉革彖辭云湯武革命應天順民文宣遂登車顧云以此地為定即義平陵也有人父為刺史得書云疾是人詣館別托相知者筮遇泰筮者云此卦甚吉是人出後輔和謂筮者云泰乾上坤下父入土矣豈得云吉乎果凶問至有人父疾託輔和筮遇乾之晉慰諭令去後告人云乾之遊魂乾為天為父父變為魂而升於天能無死乎亦如

其言大寧武平中筮後宮誕男女及時日多中遂至通直常侍隋開皇中卒

皇甫玉不知何許人善相人齊文襄自頴川歸文宣後後玉於傍縱觀謂人曰大將軍不作物指文宣曰是道北垂鼻涕者文宣即位試玉相術故以帛巾袜其眼使歷摸諸人至文宣曰此最大達官於任城王楷曰當至丞相時孝昭為常山王武成為長廣王並曰亦貴至石動桶曰此弄癡人至二供膳曰止得好飲食玉嘗為高

歸彥相曰位極人臣但莫反歸彥曰我何為反玉曰公有反骨孝昭賜趙郡王叡十死赦不問叡喜曰皇甫玉相臣云當惡死今復何慮帝以玉為諸王相心不平玉謂其妻曰殿上者不過二年妻以告舍人斛斯洪慶妻洪慶以啓帝帝怒曰敢向婦女小兒評論萬乘主耶敕召玉玉每照鏡自言兵死及被召謂妻曰我今去不反矣若過午時當得活既至正中遂斬之文襄時又有吳士雙盲妙於聲文襄歷試之聞劉桃枝聲曰有所繫屬

當大富貴王侯將相多死其手譬如鷹犬為人所使聞趙道德聲曰亦繫屬人者但富貴翕赫不及前人聞侯呂芬聲云與道德相似時文宣為太原公聞聲曰當為人主聞文襄聲不動崔暹私掐之乃謬言亦國主也文襄以為我家羣奴猶極貴況吾身也又時有御史賈子儒亦能相人崔暹嘗將子儒私視文襄子儒曰人有七尺之形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一寸之眼大將軍臉薄眄速非帝王相竟如言齊代善相者有館客趙

瓊其婦叔所寄弓已轉在人處能盡知之時人疑其別
有假託不然則姑布子卿不如也初魏正始前有沙門
學相遊懷朔舉目見人皆有富貴之表以為必無此理
燔其書後皆如言乃知相法不虛也
解法選河內人少明相術又受易於權會筮亦頗工陳
郡袁叔德以太子闕行博陵太守不願之官以親老言
於執政楊愔愔語云既非正除尋當遣代叔德意欲留
親京師令法選占云不踰三年得代終不還也勸其盡

家行又為叔德相云公邑邑終為吏部尚書鑒照人物後皆如言又頻為和士開相中士開牒為開府行參軍魏寧鉅鹿人以善推禄命徵為館客武成以巳生年月託為異人問之寧曰極富貴今年入墓帝驚曰是我寧乃變辭曰若帝王自有法又有陽子術語人曰謠言盧十六雉十四犍子拍頭三十二且四八天之大數太上之祚恐不過此既而武成崩年三十二

綦母懷文不知何許人以道術事齊神武武定初東魏

軍戰切山時東軍旗幟盡赤西軍盡黑懐文曰赤火色黑水色水能滅火不宜以赤對黑土勝水宜改爲黃神武遂改爲赭黃所謂河陽幡也懐文造宿鐵刀其法燒生鐵精以重柔鋌數宿則成剛以柔鐵爲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今襄國冶家所鑄宿柔鋌是其遺法作刀猶甚快利但不能頓截三十札耳懐文又云廣平郡南幹子城是干將鑄劒處其土可瑩刀每云昔在晋陽爲監館館中有一柔然客同館

胡沙門指語懐文云此人有異筭術仍指庭中一棗樹云令其布筭子即知實數乃試之并辯若干純赤若干赤白相半於是剥數之惟少一子筭者曰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實懐文位信州刺史又有孫正言謂人曰我昔聞曹普演有言高王諸兒阿保當為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德之謂德昌也滅年號承光即承之矣

張子信河内人頗涉文學少以醫知名恒隱白鹿山時

出遊京邑甚為魏收崔季舒所重太寧中徵為尚藥典御武平初又以大中大夫徵之聽其所志還山又善占易及風角之術武衛奚永洛與子信對坐有鵲鳴庭樹闘而墮子信曰不善向夕當有風從西南來歷此樹拂堂角則有口舌事今夜有人喚君必不可往雖敕亦以病辭子信去後果有風如言是夜琅邪王儼五使切召永洛且云敕喚永洛欲起其妻苦留之稱墜馬腰折不堪動詰朝難作子信齊亡卒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與戒行沙門同耆老自幼見之容色常定人莫能測也或謂出自嵩高遍遊遐邇既入荆州汶陽郡高要縣之紫石山無故捨所居山俄蠻賊文道期作亂時以為預見萌兆侯景始降梁法和謂南郡朱元英曰貧道共檀越擊侯景去元英曰景為國立効師云擊之何也法和曰正自如此及景度江法和在青谿山元英往問曰景今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

北齊書又曰檀越但待景熟何勞問也

固問之曰亦克亦不克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繹於江陵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為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舟不介胄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卿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踊躍即攻之

若得待明日當不損客主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遂縱火船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扇麾風風即返約衆皆見梁兵步於水上大潰皆投水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於此洲水乾時建一剎語檀越等此雖為剎實是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如其言果於水中見約抱剎仰首裁出鼻遂擒之約言求就師目前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兵死且于王有緣決無他慮王於後當得檀越力耳湘

東果釋之用爲郡守及魏圍江陵約以兵赴救力戰焉
法和既平約往見王僧辯於巴陵謂曰貧道已斷侯景
一臂更何能爲檀越宜速逐取乃請還謂湘東王曰侯
景自平無足可慮蜀賊將至法和請守巫峽待之乃捴
諸軍往觀運石填江三日水遂不流横以鐵鎖武陵王
紀果遣蜀兵來渡峽口勢蹙進退不可王琳與法和經
略一戰殄之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名將吾
自見之此城旁有其埋弩箭鏃一斛許因揷表令掘之

如其言又嘗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逢我者豈見天日乎為授三歸龜乃入草初入疊山多惡疾人法和為采藥療之不過三服皆差即求為弟子山中多毒蟲猛獸法和授其禁戒不復噬螫所泊江湖必於岸側結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少獲輙大風雷舟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晚雖將兵猶禁諸軍漁捕有竊違者中衣必有猛虎至欲噬之或亡其

舟纔有小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
因指示之弟子乃見蛇齚袴襠不落法和使懺悔為蛇
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首斷來詣法和法和
曰有一斷首牛向卿徵命殊急若不為作巧德一月内
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亡法和又為人置宅圖墓以避
禍求福嘗謂人曰勿繫馬於碓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
碓因繫馬於其柱及入門乃憶法和戒走出將解之馬
已斃矣梁孝元帝以法和為都督郢州刺史封江乘縣

公法和不稱臣其其啓文朱印名上自稱居士後稱司徒孝元謂其僕射王襃曰我未嘗有意用陸為三公而自稱何也襃曰彼既以道術自命容是先知孝元以法和功業稍重遂就加司徒都督刺史如故部曲數千人通呼為弟子唯以道術為化不以法獄加人又列肆之所不立市丞牧佐之法無人領受但以空檻籥於道間上開一孔以受錢賈客店人隨貨多少計其估限自委檻中所掌之司夕方開取條其孔目輸之於庫法和平常

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則雄辯無敵然猶帶蠻音善為
攻戰具在江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孝元使
止之法和曰法和是求佛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
規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見主上應
有報至故救援耳今既被疑是業定不可改也於是設
供食具大餢薄餅及魏舉兵法和自郢入漢口將赴江
陵孝元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師但鎮郢州不須動
也法和乃還州堊其城門著粗白布衫袴邪巾大繩束

腰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及聞孝元敗滅復取前凶服衣之哭泣受弔梁人入魏果見餽餅焉法和始於百里洲造壽王寺既架佛殿更截梁柱曰後四十許年佛法當遭雷電此寺幽僻可免及魏平荆州宫室焚燼揔管欲發取壽王佛殿嫌其材短乃停後周氏滅佛法此寺獨隔陳境故不及難天保六年春齊清和王岳進軍臨江法和舉州入齊文宣以法和為大都督十州諸軍太尉公西南大都督五州諸軍事荆州刺史安湘郡公宋莅

為郢州刺史官爵如故湝弟遵為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湘州刺史義興縣公梁將侯瑱來逼江夏齊軍棄城退法和與宋湝兄弟入朝文宣聞其有奇術虛心想見乃備三公鹵簿於城南十二里供帳待之法和遥見鄴城下馬禹步辛術謂曰公萬里歸誠主上虛心相待何作此術法和手持香爐步從路車至於館明日引見給通幰油絡網車仗身百人詣闕通名不稱官爵不稱臣但云荆山居士文宣宴法和及其徒屬於昭陽殿賜法和

錢百萬甲第一區田百頃奴婢二百人生資什物稱是宋滋千段其餘儀同刺史以下各有差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施散一日便盡以官所賜宅營佛寺自居一房與凡人無異三年間再為太尉世猶謂居士無疾忽告弟子死期至時焚香禮佛坐繩床終浴訖將殮屍小縮止三尺許文宣令開棺視之空棺而已法和書其所居屋壁而塗之及剝落有文曰十年天子為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遞代坐又曰一

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說者以為婁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即位至武成傳位後主共五年法和在荆郢有少姬年可二十餘自稱越姥身披法服不肯嫁娶恒隨法和東西或與其私通十有餘年今者賜棄別更伦淫有司考驗並實越姥因爾改適生子數人

時齊又有惠炤師廣古今五行記曰惠炤不知何許人好騎一竹枝為馬每南北馳走必有烽燧之驚或遥見黑雲飛烏犀豕色屬黑者必低身恭敬人皆莫

曉陳師未動前惠炤走枝馬來至殿西騎省密造諸貴唐邕等急救東方吳兒大欲入數日陳將吳明徹果自廣陵北侵淮楚國家遣兵往救惠炤曰努力好慎漿水已陳人縱水淹齊軍多有傷没齊將亡時北宮東北角割十步為引善寺惠炤曾如寺宿其夜騫墻入胡太后宮至宮人房内被獲炤曰不久人人皆入何為獨禁我詔捨之又每逢宮嬪内外戚出家者輙逐車後眼語云罷道後與我作婦且語且前雖驅

逐不止又每見僧衆手執麄瓦惡罵痛擊云無用時
除剪僧徒一日至厠上把杖坐眠云軍馬遍滿晝夜
供承圖籍不得不造及周師入晉陽炤至太后寺前
合掌垂淚云法輪傾矣伏地不起時謂周色尚黑故
見黑色物低身而周滅齊後旋廢佛教所云除剪僧
徒以此至再造圖籍之說則因周武平齊不收圖籍
並為軍人毁棄後更營造炤所說皆驗竟不知所在
齊有靈昭小吏曰靈昭甚有巧思武成帝令於山亭造

流杯池舟每至帝前引手取盃舟即自住上有木小兒撫掌與絲竹應飲訖放盃便有木人刺還帝飲若不盡舟終不去胡太后使靈昭造七寶鏡臺合有三十六室別有婦人各手執鏁方下一關三十六户一時自閉若抽此關諸門皆啓婦人各出户前靈昭後忽拊心若刀刺然須臾吐血而卒

蔣昇字鳳起楚國平河人少好天文元象之學周文雅信待之大統三年東魏竇泰頓軍潼關周文出師馬牧

澤時西南有黃紫氣抱日從未至酉周文謂昇曰此何祥也昇曰西南未地主土土王四季秦分今大軍既出喜氣下臨必有大慶於是與秦戰擒之自後遂降河東克宏農破沙苑由此愈被親禮九年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周文欲遣兵援之昇曰春王在東熒惑又在井鬼分行軍非便周文不從軍至邙山不利而還太師賀拔勝怒曰蔣昇罪合萬死周文曰昇固言師出不利此敗也孫自取之恭帝元年以前後功授車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封高城縣子以年老乞休許之卒於家

强練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名字先是李順興語默不恒好言未然事當時號為李練世人以强類之故亦呼為練容貌常壯有異於人神情散悅莫能測意欲有言逢人輒告若不欲言縱苦加祈請不相酬答初聞其言略不可解事後往往有驗恒寄佛寺好行人家兼歷造王公邸第所至人皆敬信之晋公護未誅前練曾手持一瓠至護第門外抵破曰瓠破子苦已護與諸子皆誅

時柱國平高公侯伏龍恩深被護眷强練至龍恩宅呼其妻元氏與妾媵婢僕等連席坐諸人以逼夫人苦辭不肯强練曰汝等一例何有貴賤遂逼就坐

廣古今五行記曰練度龍恩門恩妻遣婦呼入飲食之察其語言練謂妻云與我作婢衆大笑練又云作婢會不免他人將去安能勝我

未幾護誅諸子並死龍恩亦伏法仍籍沒其家建德中每夜上衛樹大哭釋迦牟尼佛或至申旦如此者累月

聲甚哀苦俄廢佛道二教大象末又以一無底囊歷長安市肆告乞市人爭以米麥遺之強練張囊受之隨漏於地人或問之強練曰但欲使諸人見盛空耳至隋開皇初果移都龍首山城遂空廢後莫知所終又有蜀郡衛元嵩者亦好言將來事蓋江左寶誌之流天和中遂著詩預論周隋廢興及唐受命並有徵驗尤不信釋教嘗上疏極論之

隋志曰元嵩上䟽言僧徒猥濫周武下詔一切廢毀

楊楫本序曰元嵩獻策後賜爵蜀郡公武帝尊禮之
不敢臣
庾質字行修新野人父季才見別傳早有志尚八歲誦
梁元帝玄覽言志等十賦拜童子郎仕隋累遷太史令
操履貞慤立言忠鯁每有災異必指事面陳煬帝多忌
齊王暕亦被猜嫌質子儉時為齊王屬帝謂質曰汝不
能一心事我乃使兒事齊王
隋書載質對曰臣事陛下子事齊王實是一心不敢

有二帝怒解

出為合水令八年帝親伐遼東徵至臨渝問東伐克不對曰伐之可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今揔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退質曰願安駕住此命將授規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事宜在速緩必無功帝不悅曰汝既難行且留此可也及師還授太史令九年復征高麗又問今者何如對猶執前說

隋書曰臣實愚迷猶執前見陛下若親動萬乘糜費

實多
帝怒曰我自行尚不能克遣人豈有成功遂行既而楊
元感反斛斯政奔高麗帝大懼遂歸謂質曰卿前不許
我行當為此耳今元感成乎質曰今天下一家未易可
動帝曰熒惑入斗如何對曰斗楚分元感之封今火色
衰謝終必無成十年帝自西京將往東都質諫曰比歲
伐遼民寔勞敝陛下宜鎮撫關內使百姓歸農待三五
年間四海少豐然後巡省帝不悅質辭疾不從帝聞怒

遣馳傳鎻質詣東都至行在所竟死獄子儉亦傳父業兼有學識義寧初為太史令

盧太翼字協昭河間人本姓章仇氏七歲詣學日誦數千言州里號神童及長博綜羣書尤善占候筭歷之術隱於白鹿山徙居林慮山茱萸澗受業者自遠而至初無所拒後憚其煩逃於五臺山地多藥物與弟子數人廬於岩下以為神仙可致隋太子勇聞而召之太翼知太子必不為嗣謂所親曰吾拘逼而來不知所稅駕也

及太子廢坐法當死文帝惜其才配為官奴久乃釋其後目盲以手摸書知字仁壽末帝將避暑仁壽宮太翼固諫曰恐是行鑾輿不反帝大怒繫長安獄期還斬之帝至宮寢疾臨崩

隋書載帝謂太子曰太翼非常人也

命太子釋之及煬帝即位漢王諒起兵帝問之荅曰上稽元象下考人事何所能為未幾諒果敗帝從容言天下氏族謂太翼曰卿姓章仇四岳之冑與盧同源賜姓

盧氏大業九年從駕至遼東太翼言黎陽有兵氣後數日而楊元感反書至帝甚異之數加賞賜太翼所言天文事甚衆闕諸秘密時莫能聞後數歲卒於雒陽

耿詢字敦信丹陽人滑稽辯給伎巧絶人陳後主時以客從東衡州刺史王勇於嶺南勇卒詢不歸會羣俚反叛推詢為主柱國王世積討擒之罪當誅自言有巧思世積釋為家奴久之見其故人高智寶以元象直太史詢從受天文筭術創意造渾天儀不假人力以水轉之

施閉室中使智寶外候天時動合符契世積知而奏之文帝配詢為官奴給太史局後賜蜀王秀從往益州秀甚信之及秀廢復當誅何稠言詢巧思若神帝特原其罪詢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煬帝即位進欹器帝善之免其奴歲餘授右尚方署監事七年駕東征詢上言曰遼東不可討師必無功帝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稠苦諫得免及平壤之敗帝以詢言為中命守太史丞宇文化及弒逆後從至黎陽謂其妻曰近觀人事遠察天文宇

文必敗李氏當王吾知所謂人主而歸矣遂謀欲去之
為化及所殺著鳥情占一卷行於世
來和字宏順京兆長安人少好相術所言多驗周大冢
宰宇文護引之左右累遷畿伯下大夫隋文帝微時詣
和曰公當王有四海及為丞相拜儀同既受禪進爵為
子開皇末和上表自陳龍潛所言曰昔陛下在周與永
富公竇榮定語臣曰我聞有行聲即識其人臣當時即
言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炤當王天下願忍誅殺建德四

年五月周武帝在雲陽宮謂臣曰諸公皆汝所識隋公相祿何如臣報武帝曰隋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為將領陣無不破臣即於宮東南奏聞陛下謂臣此語不忘明年王軌言於武帝曰隋公非人臣帝尋問臣臣知武帝有疑說報曰是守節臣無異相時王誼梁彥光等知臣此語大象二年五月至尊從永巷東門入臣在永巷門東北面立陛下問臣曰我得無災鄣否臣奏陛下曰公骨法氣色相應天命已有付屬未幾遂摠百揆

帝覽之大悅進開府和同郡韓則嘗詣和桐和謂之曰後四五當得大官初不知所謂至開皇十五年五月則終和曰十五年為三五加以五月為四五大官槨也和言多此類著相經三十卷道士張賓

佛藏云賓嘗於周武帝世進道家言排毀釋氏與衛元嵩脣齒相副周武後廢佛法自二人始

焦子順鴈門人董子華等此三人當文帝龍潛時並私謂帝曰公當為天子善自愛及踐位以賓為華州刺史

子順為開府子華為上儀同

李德林集內天命論又載陸撥撥鄴城內學人大象初入長安謂所親曰周德已盡楊氏必興隋公往自定州南行至鄴當時遥望擬為天子昨在路瞻仰定是不疑但未知如何後得後歲當來覲之其所親曰爾無輕言為貴人患撥曰天之所命不可害也明年帝作相於內已受禪　冊府元龜曰郭宏道初仕隋為尚食奉御時文章為殿內少監因言曰公天中伏

犀下接於眉此非人臣之相願自愛帝取宏道銀盃置地射之謂曰向言果驗當一發中之既發應弦而中宏道曰願公事驗更賜金盃可乎帝大悅又曰乙弗宏禮貝州高唐人煬帝為晉王召令相已宏禮跽賀曰大王骨法非常必為人主願戒之在得及即位令宏禮統天下道術人置坊居之後見海內漸亂元象錯謬內懷憂恐謂之曰前相朕已驗且此道朕頗自知卿更相朕何如宏禮逡巡不敢應帝廹之曰卿

言與朕術不同罪當死宏禮曰臣觀相書凡相類陛下者不得善終聖人不相故知凡聖不同自是遣使監之不得與人交言唐貞觀末卒

蕭吉字文休梁武帝兄長沙宣武王懿之孫博學多通尤精陰陽筭術江陵覆亡歸於魏為儀同周宣帝時吉以朝政日亂上書切諫帝不納及隋受禪進上儀同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陰陽書吉性孤峭不與公卿浮沉又與楊素不協由是擯落鬱鬱不得志見帝好徵祥之

說欲乾沒自進遂矯其迹為悅媚開皇十四年上書曰今年歲在甲寅十一月朔旦以辛酉為冬至來年乙卯正月朔旦以庚申為元日冬至之日即在朔旦樂汁圖徵云天元十二月朔旦冬至聖王受享祚今聖主在位居天元之首而朔旦冬至此慶一也辛酉之日即至尊本命辛德在丙此十一月建丙子酉德在寅正月建寅為本命與月合德而居元朔之首此慶二也庚申之日即是行年乙德在庚卯德在申來年乙卯是行年與歲

合德而在元旦之朝此慶三也陰陽書云年命與歲月合德者必有福慶洪範傳云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主王者經書並謂三長應之者延年福吉況乃甲寅蔀首十一月陽之始朔旦冬至是聖王上元正月是正陽之月歲之首月之先朔旦是歲之元月之朝日之先嘉辰之會而本命為九元之先行年為三長之首並與歲月合德所以靈寶經云角音龍精其祚曰强來歲年命納音俱角歷之與經如合符契又甲寅乙卯天地合也甲

寅之年以辛酉冬至來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陽始郊天之日即是至尊本命此慶四也夏至陰始祀地之辰即是皇后本命此慶五也至尊德並乾之覆育皇后仁同地之載養所以二儀元氣並會本辰帝覽之悅賜物五百段房陵王勇時為太子言東宮多鬼魅鼠妖數見帝令吉詣東宮禳邪氣及設神坐於宣慈殿有回風從艮地鬼門來掃太子坐吉以桃湯葦火驅逐之風出宮門而止又謝土於未地設壇為四門置五帝坐時方

寒有蝦蟆從西南來入人門升赤帝坐還從人門出行數步忽不見帝大異之賞賜優洽又上言太子當不安位時帝陰欲廢立得其言是之每被顧問及獻后崩帝令吉卜擇葬所吉歷筮山原至一處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具圖奏之帝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高緯父葬豈不卜乎國尋滅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當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没然竟從吉言復表曰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雞未鳴前有黑雲方圓五六

百步從地屬天東南又有旌旗車馬帳幕布滿七八里并有人往來檢校部伍甚整日出乃滅同見者十餘人謹案葬書云氣王與姓相生大吉今黑氣當冬至當與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孫與天地無疆之兆也帝大悅後帝將親臨發殯吉復奏曰至尊本命辛酉今歲斗魁及天罡臨卯酉謹案陰陽書不得臨喪帝不納退而告族人蕭平仲曰皇太子遣宇文左率謝余云公前稱我當為太子竟有驗今卜山陵務令我早立我早立當以富

貴報吾記之曰後四載太子御天下今山陵氣應上又臨喪兆益見矣且太子得政隋其亡乎當有真人出矣吾前紿云卜年二千是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世二運也

取世二運隋書作是三十二運

吾言信矣汝志之及煬帝嗣位拜太府少卿加開府嘗行經華陽見楊素冢上有白氣屬天密言於帝帝問故吉曰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庶免乎帝後從容

謂楊元感曰公宜早改葬元感以為吉祥託言遼東未滅不遑及私門事未幾元感以反族滅帝彌信之後歲餘卒官著金海三十卷相經要録一卷宅經八卷葬經六卷樂譜二十卷及帝王養生方二卷相手版要決一卷太一立成一卷並行於時

隋書五行志曰澄公者若狂夫於東都大呌唱賊帝聞而惡之明年楊元感舉兵圍洛陽十二年澄公又呌賊李密逼東都孟讓焚豐市而去澄公疑即高僧

傳之轉明與朗也又分二事為二人今錄於後高僧傳曰僧欽僧逸僧轉明僧朗皆不知何許人大業中欽至廣平見靈通寺造甎浮圖欲務高敞欽笑謂寺衆曰造此奚為衆以壯觀對欽笑曰造成烽火樓也時緇伍皆非之至九年塔尚未成賊寇四起州官於浮圖上置候望烽火方信欽言不妄及天下喪亂遂失欽所在大業五年天下清晏逸與羣小戲于水側或騎橋檻手弄之云拗羊頭捩羊頭衆皆笑其所作

及江都禍亂煬帝遇弒方符前言大業八年轉明來居雒邑告有賊起覆檢無跡煬帝時惑其言姑令收禁至明年六月楊元感作逆凶醜充斥誅討極甚方悟其言赦放之大業末歲海內猶未亂朗口惟唱賊朝夕不息官人懼其惑衆遂殺之後乃驗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好讀書隱於華山隋開皇初徵入朝見公卿不為禮無貴賤皆汝之人不能測文帝召與語竟無所答賜衣服至朝堂捨之而去被髮陽狂游行

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櫛沐時有張永樂者賣卜京師伯醜每從之遊永樂為卦有不能决者伯醜輙為分析爻象尋幽入微永樂嗟服自謂不及也伯醜亦開肆賣卜有人嘗失子就伯醜筮之卦成伯醜曰汝子在懷遠坊南門東道北壁上有青帬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或有金數兩夫妻共藏之後失金夫意妻有異心將逐之妻稱寃詣伯醜伯醜為筮曰金在矣悉呼其家人指一人曰可取金來其人赧然應聲而取往取果得之

又將軍許知常問吉凶伯醜曰汝勿東北行必不得已當速還不然者楊素斬汝未幾帝令知常事漢王諒俄文帝崩諒舉兵知常逃歸京師知常先與楊素有隙及素平并州先訪知常將斬之賴此獲免又有人失馬詣伯醜卜時為皇太子所召遇諸途立為作卦卦成曰我不遑為卿道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為我買魚作鱠當得馬矣其人如教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而至遂擒之崖州嘗獻徑寸珠其使者陰易之帝疑召伯醜令

筮伯醜曰有物出自水中質圓而色光是大珠也今為人所隱具言隱者姓名容狀帝如言簿責之果得本珠

國子祭酒何妥嘗詣之論易聞妥言悠爾而言曰何用鄭元王弼之言乎久之微有辨答辭義皆異先儒之旨而思理玄妙故論者以為天然獨得非常人所及後竟以壽終

臨孝恭京兆人明天文筭術隋文帝甚親遇之每言災祥未嘗不中帝因令考成陰陽書官至上儀同著欹器

圖二卷地動銅儀經一卷九宮五墓一卷遁甲月令十卷元辰經十卷元辰厄一百九卷百怪書十八卷祿命書二十卷九宮遁經一百十卷太一式經三十卷孔子馬頭易卜書一卷並行於世

劉祐滎陽人隋開皇初為大都督所占候合如符契文帝甚親之初與張賓劉輝馬顯定歷後又奉詔撰兵書十卷名曰金韜帝善之復著陰策二十卷觀臺飛候六卷元象要記五卷律歷術文一卷婚姻志三卷產乳志

二卷武經四卷四時立成法一卷安歷志十二卷歸正
易十卷並行於世
張胄元勃海蓨人博學多通尤精術數冀州刺史趙煚
薦之隋文帝徵授雲騎尉直太史參議律歷事時輩多
出其下太史令劉暉等甚忌之然暉言多不中胄元所
推步甚精密帝異之令楊素與術士數人立議六十一
事皆舊法久難通者令暉與胄元等辨析之暉杜口無
答胄元通者五十四擢拜員外散騎侍郎兼太史令賜

物千段暉及黨與八人皆斥逐之改定新歴言前歴差一日内史通事顔敏楚上言漢時洛下閎改顓頊歴作太初歴云後當差一日八百年當有聖者定之計今相去七百一十年術者舉其成法聖者之謂其在今乎帝大悅漸見親用冑元所謂歴法與古不同者三事其一宋祖沖之於歳周末創設差公冬至漸移不循舊軌每四十六年郄差一度至梁虞劆歴法嫌沖之所差太甚因以一百八十六年冬至移一度冑元以此二術年限

懸隔追檢古注所失極多遂折中兩家以為度法冬至所宿歲別漸移八十三年郤行一度則上合堯時日永星火次符漢歷宿起牛初明其前後並皆密當其二周馬顯造丙寅元歷有陰陽轉法加減章分進退蝕餘乃推定日創開此數當時術者多不能曉張賓因而用之莫能考正冑元以為加時先後逐氣參差就月為斷於理未可乃因二十四氣列其盈縮所出實由日行遲則月逐日易及今合朔加時早晚以為損益之率日行自

秋分已後至春分其勢速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八十度自春分已後至秋分日行遲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七十六度每氣之至即其率也其三自古諸歷朔望逢交不問內外交限便蝕張賓立法創有外限應蝕不蝕猶未能明冑元以日行黃道歲一周天月行月道二十七日有餘一周天月道交絡黃道每行黃道內十三日有奇而出又行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終而復始月經黃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十五度以

下即為當蝕若月行内道則在黄道之北蝕多有驗月行黄道在黄道之南也雖遇正交無由掩映蝕多不驗遂因前法别立定限隨交遠近逐氣求差損益蝕分事皆明著其超古獨異者有七事其一古歷五星行度皆守恒率見伏盈縮悉無格準胄元推之各得其真率合見之數與古不同其差多者至加減三十許日即如熒惑平見在雨水氣即均加二十九日見在小雪氣則均減二十五日加減平見以為定見諸星各有盈縮之數

皆如此例但差數不同特其積候所知時人不能原其
旨其二辰星舊率一終再見凡諸古歷皆以為然應見
不見人未能測冑元積候知辰星一終中有時一見及
同類感召相隨而出即如辰星平晨見在雨水氣者應
見即不見若平晨見在啓蟄氣者去日十八度外三十
六度内晨有木火土金一星者亦相隨見其三古歷步
術行有定限自見已後依率而推進退之期莫知多少
冑元積候知五星遲速留退真數皆與古法不同多者

差八十餘日留廻所在亦差八十餘度即如熒惑前疾初見在立冬初則二百五十日行一百七十七度定見夏至初則一百七十日行九十二度追步天驗今古皆密其四古歷食分依平即用推驗多少實數罕符冑元積候知月從木火土金四星行有向背月向四星即速背之則遲皆十五度外及循本率遂於交分限其多少其五古歷加時朔望同術冑元積候知日蝕所在隨方改變傍正高下每處不同交有淺深遲速亦異約時立

差皆會天象其六古歷交分即為蝕數去交十四度者食一分去交十三度食二分去交十度食三分每近一度食益一分當交即蝕既其應多少自古諸歷未悉其原胄元積候知當交之中月掩日不能畢盡故其蝕反少去交五六時月在日內掩日便盡故其蝕乃既自此以後更遠者其蝕又少交之前後在冬至皆爾若近夏至其率又差胄元所立蝕分最為詳密其七古歷二分晝夜皆等胄元積候知其有差春秋二分晝多夜漏半

刻皆由日行遲疾盈縮使其然也凡此胄元獨得於心

論者服其精密大業中卒於官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七十五